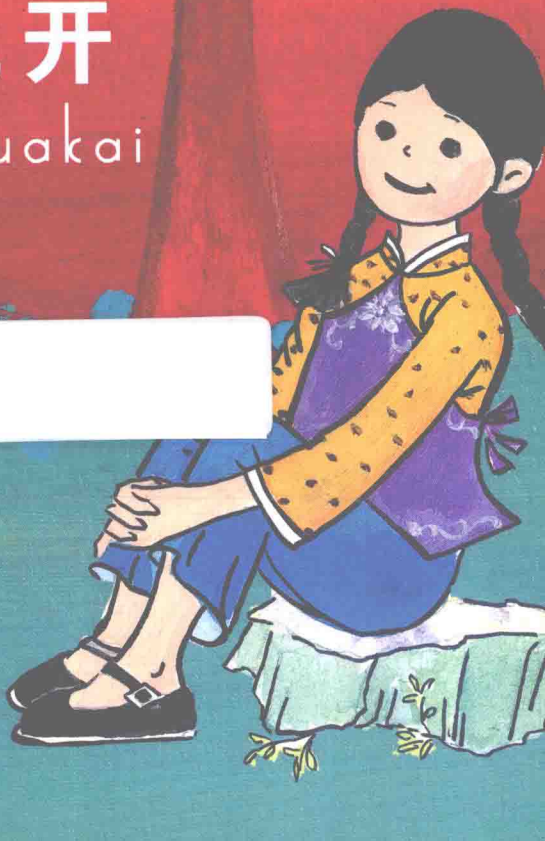
龚房芳 著

桔梗花开

jiegenghuakai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



龚房芳 著

桔梗花开

jiegenghuakai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桔梗花开 / 龚房芳著. — 济南 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，2015

（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）

ISBN 978-7-5328-8849-8

Ⅰ.①桔… Ⅱ.①龚… Ⅲ.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12512号

龚房芳校园小说系列

桔梗花开

龚房芳 著

主　管：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者： 山东教育出版社
（济南市纬一路321号　邮编：250001）
电　话：（0531）82092664　传真：（0531）82092625
网　址： sjs.com.cn
发行者： 山东教育出版社
印　刷：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　次： 2015年8月第1版　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规　格： 880mm×1230mm　32开
印　张： 4.75印张
字　数： 83千字
书　号： ISBN 978-7-5328-8849-8
定　价： 16.00元

（如印装质量有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）
电话：0534-2671218

目录

桔梗花开 / 1

青春的路口 / 17

进击的忠臣 / 33

牛仔裤的夏天 / 52

永远的秘密 / 63

赴一个约会 / 79

楚楚也动人 / 93

我和同桌阮唐 / 109

爸爸，你看 / 119

我是牛大力的女儿 / 13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桔梗花开

一

我喜欢孤独。

孤独是个女孩子的名字。

一开始，我以为她的名字叫咕嘟。“咕嘟，把右边第三个盒子打开，抓些递给我吧。”

“我不叫咕嘟，我叫孤独！孤单的孤，独立的独。”她一本正经地纠正我，直到我抱歉地笑笑，说声记住了，她才开始帮我拿东西。

“一些是多少？你说清楚呀。这些是什么药材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”她显然还在不依不饶。我告诉她一些就是她的小手抓一把的量，她看看自己的手，笑了。

我接过孤独递过来的那些草根，温和地说："这是桔梗，有宣肺、祛痰、利咽、排脓的功效。"我注意到，我说到痰和脓的时候，孤独微微皱了下眉头，但只在瞬间又展开了。

我开始把那些桔梗的根竖着剖开，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横着切片，这是用来泡茶的。

"原来又是药啊，这么好听的名字，竟然是药！"孤独嘟囔着，声音很小，我还是听到了。我笑着说："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花，把我们的园子当作花园。去花园里看那

些桔梗花吧。”

孤独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，转眼就如同风一般飘向了后院的园子。

我知道，她是喜欢花的，任何花。

二

我们家开的不是药铺，是茶馆，镇上唯一的茶馆。除了那些常见的红茶、绿茶、花茶什么的，父亲更喜欢自己炮制一些有药用功能的茶。此地不产茶，所有的茶叶都是从外地购进的。但是这里盛产各种花，其实也不是盛产，只是父亲善于发现那些花的功效罢了。

当年父亲在这个小镇上落脚，并没有打算长期驻留。他在一个黄昏向镇子外面的田野走去，也许是散步，也许是想发现些什么。结果他就看到了大片的野花，那些野花肆意地开放着，它们在山脚下，在田野边，在河坝上，甚至挤在树底下和庄稼的缝隙间自生自灭着，但从来不被人正眼瞧过，也不曾被人毁坏践踏过。

父亲这个异乡人留下来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为了那些镇外的野花而留。他一开始只是打零工，偶尔去茶馆帮忙。他在茶馆的时候，从不喝那里的茶，只是用那里的细瓷茶碗来

泡自己晒干了的花瓣儿。很快茶馆老板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，把女儿连同整个茶馆都送给了父亲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父亲是继承了外祖父的产业。

父亲把外祖父的菜园子给荒废了，这是母亲当时埋怨他时说的，父亲只嘿嘿地笑，也不解释。母亲把求救的目光投向外祖父，外祖父也不作声，他只端着茶壶，拎着马扎儿，哼着断断续续的小曲儿，踱到城墙根儿下去晒太阳了。

直到我出生的时候，母亲才明白父亲的心思。那天，父亲没有开茶馆的门，却去了后院的园子，他开始清理杂草，只留下那些盛开的野花。父亲刚把园子整好，就传来了我的第一声啼哭，外祖父因此给我取名叫花生。父亲头一回把脸喝得通红，他不停地给外祖父倒酒，说："岳丈果然了解我，这个园子以后就是花生的了。"

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总让人感觉我是土里结出来的花生果。可我没有自主权，这个名字就一直跟随着我，不管我乐意不乐意。母亲也觉得花生这个名字很土，只叫我生儿。

尽管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可我喜欢那个园子，那个从我生下来就属于我个人的园子。

三

撕扯完了桔梗根，我也来到园子里。桔梗正在开花，孤独正在跟桔梗花说话。见我手里提着个小铲子，孤独慌了："你干什么？"

我微微地扬起嘴角："不干什么，就是弄些桔梗根。"

"你要挖了它们？"孤独更加惊慌地问。见我点头，她一下子跳到我面前，气势汹汹地说："你怎么可以、可以这样残忍？"

"残忍？"我忍不住笑，"我种它们就是为了来挖根呀。你吃的米饭不是人家种的吗？难道你不残忍吗？那是水稻的种子呀，也是从它们身上得来的。"

孤独咬着嘴唇不说话，把眼泪使劲憋在眼眶里。我不急着去挖桔梗的根，而是小心地把每一朵花都摘下，递到孤独的手里。孤独的手不同于镇上女孩子的手，那些女孩的手不白不细腻，还长着大大的骨节。孤独的手是白的细腻的，像竹笋似的越来越细。

"拿着这些花，晒干了泡茶喝吧。"我对孤独说。孤独这才笑了，她捧着那些花，小心地捧着。

我每挖一棵桔梗，就先摘下那些花，孤独手里的花越来

越多，多到她不敢动了，唯恐走动会晃掉手中的花。我再次笑笑，走到院子里拿来一个小箩筐，她这才把双手放低，那些花撒在箩筐里。她端着小箩筐，询问哪一棵是我要动手挖的桔梗，她先去摘花。

孤独摘花和我不一样，我直接用手就摘了，她却是用双唇。孤独弯下腰，伸出头去，用嘴巴噙住花朵，轻轻地咬下。阳光从旁边的银杏树叶子间透过来，落在孤独的身上、脸上、睫毛上，也落在她的鼻子上、嘴边的花上……我扭转脖子，望着她，竟然呆了。

“嘿！你看什么呢？”孤独看到我的傻相，也傻傻地问。她摸摸自己的头发，早上梳得光溜溜，现在也一丝不乱。她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整整衣襟，那件碎蓝花布的上衣卡住她的腰身，没有什么不妥。她拂拂脸，以为有花粉蹭到了脸颊和鼻尖，其实没有。

她把自己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发现，就也站在那里发呆。她的脸有些微红，呼吸有些不均匀。我突然扑哧笑了："你要是快点长大就好了。"

"长大？我现在还不够大吗？"孤独歪着头问。我又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

四

孤独是外祖父从城墙根下捡回来的。

外面连年战乱，我们这个小镇却似乎因和外界的联系太少，从未受到过任何影响。从我记事起，镇上的人们只是会在鸡鸣的时候起床打扫庭院，在日上三竿时荷锄而出，午饭就在田头解决，西山飘霞时，他们才会回来，牛背上驮着捡来的干柴，自己身后背着给牛备下的青草。

过往避难的人很多，外祖父捡回过几个小孩子，都送给镇上的人家去养着。他对那些收养孩子的人家说："这些孩子可怜哪，和父母走散了，如果将来他们的家人来寻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让人家领走，就当你们做善事了。"

这一回，外祖父捡来的是个女娃，恐怕是没有人家愿意

要了。母亲给她洗了手和脸，看出她的白皙。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

“哦，比我们生儿小两岁呢。”母亲说着，轻轻地笑。再问，那女孩就不说话了。第二天，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孤独。

果然没有人家收留孤独，这正合了母亲的心意，她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巴不得有个女儿呢。父亲和外祖父没有就这件事表过态，孤独就这样留在了我家。

母亲曾悄悄地说：“孤独可能是大户人家的丫鬟，我看着她不像那些干粗活的女子。”是的，孤独洗了澡，换了母亲小时候的衣服，就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小美人了。

最令母亲满意的是，孤独眼里有活儿，总是抢着去帮母亲洗洗涮涮。这就更让母亲肯定了自己的看法——孤独是大户人家里出来的。外祖父对此不置可否，只交代母亲要善待她。外祖母早在母亲小时候就过世了，母亲此刻就把自己的万般柔情都倾注到了孤独身上。

在捡来的孩子里，孤独是最享福的，那些婆娘就打趣说：“花生以后就娶了这小妮子吧，是个有福相的丫头呢。”母亲听了就无声地笑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。我每每听了这话，就偷偷去看孤独，孤独真是和这里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她眨眨眼睛，好像人家说的不是她而是别人。

五

母亲毫无征兆地病了，她喘息着半倚在床头，吃饭说话都费力。父亲紧张得不行，外祖父的脸色始终阴沉着，整个家里变得没有了生气。屋子里弥漫着中药的味道，孤独跑前跑后地忙碌着。

病倒的不只是母亲一个人，镇上还有几个妇女也都这样吃力地挣扎着。郎中来过了，他在数次摇头之后，怀疑那些逃难的人群把瘟疫带了过来。我听到“逃难”二字，就扭头去看孤独。孤独的身子抖了一下，手里的药碗险些洒出汤水来。

街口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那是男人的嚎叫。我奔出去，看到扎根的娘被抬了出来，她的男人像狼一般哭号着，拿荆棘条抽打着扎根。

扎根是捡来的孩子。

郎中治不好病，就有一些神秘的传言从神汉那边传出来，说那些收养的孩子是克父母的。那几个生病的妇女果然都是收养了孩子的，于是小镇就开始恐慌。有几家还逼着孩子用花椒水洗澡，说是驱邪祛毒。

荆棘条打在扎根身上，孤独就随着哆嗦。我不忍再看，拉着孤独回了家，把那些哭喊和咒骂关到门外。

有的人开始在野外的田里搭建棚子，他们把收养的孩子撵到那里去住，不让他们的晦气再沾染到更多的人。每到夜里，棚子里的微弱火光，如同鬼火一般闪烁着。我常听到野狗在镇外狂吠，甚至怀疑还有狼在山脚下窥视。我最担心的是家里人也把孤独送过去，她会怎样和那些男孩子一起心惊胆战挨到天明。

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虽然家里变得沉闷了，可父母和外祖父都没有要赶走孤独的意思。我在一个夜晚还听到邻居来劝外祖父的谈话，但是外祖父以沉默回答了他们，赶走了他们。

孤独不再大声地说笑，除了照顾母亲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发呆。她呆着的时候我不敢突然叫她，她总是像受惊的小鹿，警觉地支棱着耳朵，打探一切风吹草动。

母亲开始剧烈地咳嗽，都是干咳。在深夜里，她常常隐忍着，可是那种忍耐会把她憋得喘不过气来，有一次差点儿昏过去。孤独日夜守着母亲，她会在夜里突然醒来，揉搓母亲的胸口，或者轻轻拍打她的后背，直到母亲把那一阵子咳嗽挨过去。

六

时间在煎熬中缓慢流淌，小镇里到处弥漫着草药的气味，

那是一种死亡和希望交替夹杂的感觉，让人不敢大口地呼吸。田里的棚子成了野人窝，那些孩子开始在夜里糟蹋庄稼。扎根干脆去了山里，听说是跟着猎户去学打猎了，也有人说他跟着过路的流浪汉走了。

茶馆依然是大家交流信息的场所，但现在在传播着谣言，总之已经很久没有好的消息了。

父亲在尝试了许多野花之后，让我拿出桔梗根，细细地剖开，泡茶给我们全家喝。母亲的那份，又加了甘草和鱼腥草。母亲如今基本上不吃东西了，只能喝点汁水。

一周之后，母亲开始咳出脓痰来，那一次，她咳得胸口都疼了，手死死地抓着孤独。一阵喘息后，母亲总算平静下来，她的脸色潮红。孤独收拾着母亲咳出的污物，眉头没有动一下，我不知道是她不敢流露，还是因为没被赶走而强忍着恶心。

父亲和外祖父却显得轻松起来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们的脸上有了欣喜。直到第五天，母亲突然说她想吃面鱼儿，父亲和外祖父在外屋直搓手。孤独马上做出了最细嫩、最精巧的面鱼儿。端上来的时候，母亲暂时还无力拿起碗，孤独一口一口地喂给她吃。母亲像小孩似的，一口气吃完了一碗，她还想再吃，却被外祖父阻止了："两个月没好好吃东西了，不能一下子吃太多，会伤脾胃的。"

接下来，我们家的气氛就一下子好转了，孤独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。当母亲可以出来晒太阳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张罗着让我把所有的桔梗都翻出来，剖好，分装起来，给镇上所有的人送去。外祖父再次赞许地看着父亲，听着人家说“茶伯选女婿选对了人”的夸赞话，心满意足地去城墙根消遣了。

母亲已经能够独立走动，剖桔梗根的活儿就是我和孤独的了。孤独的手还是那么细腻，看不出她曾为照顾母亲出了大力。她不说话，嘴角始终藏着笑意。看得出，她为母亲高兴，也为那些谣言的不攻自破而高兴。

七

“孤独，恨不恨那些镇上的人？”我忍不住问她。她不说话，也没有摇头或点头，我知道，扎根的养父抽打他的画面已经定格在孤独的脑海里了。那些田里的棚子已经空了，那些被收养的孩子已经被接回来了，除了跑走的扎根。那些曾经的丧门星、被唾骂的弃儿，重新又奔跑在镇子的小巷里，完全忘记了那些日子里的恐惧与无助。

整个镇子都恢复了生机，人们和以往一样继续生活着。我们家拿出了所有的桔梗根，还是不够用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说他打算去山里寻找桔梗，遭到了全家的反对，一是父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